四友齋叢說摘抄（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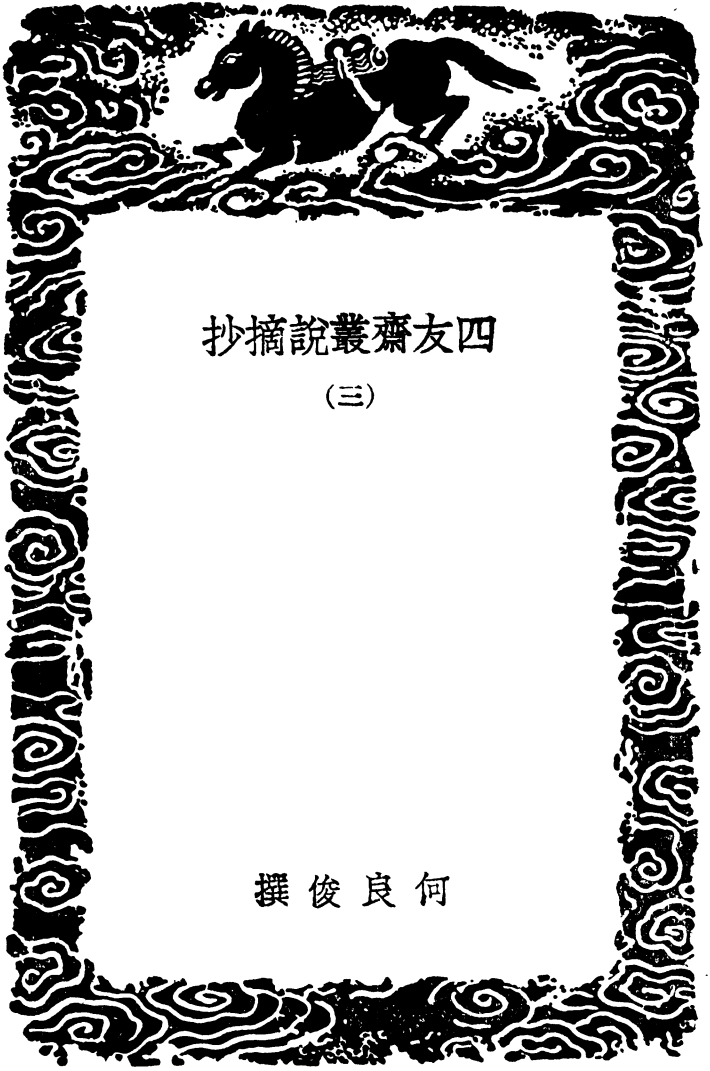
列朝盛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四友齋叢說摘抄

（三）

何良俊撰

四友齋叢說摘抄五

雜記

昔　孝宗皇帝嘗問一內侍云今各衙門官每日早起朝參日間坐衙其同年同僚與故鄉親舊亦須燕會那得功夫飲酒內侍答云常是夜間飲酒騎馬醉歸那討燈燭今後各官飲酒回家逐鋪皆要籠燈傳送兩京盡然雖風雪寒凜之夕半夜叫燈未嘗缺乏乃知　孝廟體悉群臣可謂備極故德澤在

人至今猶念之不忘若今之當事者皆能推廣此心每事如此則諸人有不盡心王事者耶

東橋好諱余丁酉春至南都見東橋永先公墓文即往見西玄此時西玄爲南祭酒東橋陞湖廣巡撫方戒行次日二公皆見過西玄先來後東橋繼至二公因講六科原是通政司屬官坐良久二公有碍不可同行西玄先起去東橋復留坐少頃東橋問曰元朗曉得西玄的諢名麼余對以不知東橋曰翰林喚做馬二姐蓋東橋闊大爽朗於小閑處不甚點檢也一日與存老偶話及存老云丁丑年

凡入翰林者皆有一諢名如陳石亭喚做陳木匠鄭某喚做鄭響馬皆以其狀貌相似而言也西玄文弱可愛狀若處女故有此稱而東橋偶及之蓋非譏西玄也

存齋先生爲編脩時進京過吳門時　王南岷爲蘇州太守設席相款獨請衡山同席蓋重存齋先生也衡山見余每道存齋與羅念庵資質純粹獨不喜唐荆川

余造衡山常徑至其書室中亦每坐必竟日常早飯後即往先生問曾吃早飯未余對以雖曾吃過老

先生未吃當陪老先生再吃此三上午必用點心乃餅餌之類亦旋做者午飯必設酒先生不甚飲初上坐即連啜二杯若坐久客飲數酌之後復連飲二杯若更久亦復如是最喜童子唱曲有曲則竟日亦不厭倦至晡復進一麵飯余即告退聞點燈時尚喫粥二甌余在蘇州住數日必三四往往必竟日每日如此不失尺寸

戊午年到家迎南京過無錫與華補庵約來歲同至蘇州與衡山先生做九十時余尚往南京已未三月依期而發至無錫已昏黑即差人往補庵家問

訊云老爺往蘇州去了余曰豈補庵負約乃先期而往耶再往問之曰文老爹作故我老爹待老爹不至已往吊喪去了次日早發抵暮到射瀆口遇補庵即過補庵舟相與傷歎者久之補庵命置酒復迴舟至虎丘携壺榼飲劒池上余時携一善箏歌者補庵令人遍至伎家覓箏竟不能得留連傾倒半夜別去

錢同愛少年時一日請衡山泛石湖雇遊山船以行喚一妓女匿之稍中船既開呼此伎出見衡山倉惶求去同愛命舟人速行衡山窘迫無計同愛平

生極好蓄有米南宮倪雲林之癖衡山真率不甚點檢服飾其足紈甚臭至不可向邇衡山即脫去襪以足紈玩弄遂披拂於同爰頭面上同爰至不能忍即令舟人泊船放衡山登岸

徐髯仙少有異才在庠序赫然有聲南都諸公甚重之然跅弛不羈　卒以星誤落籍後　武宗南巡獻樂府遂得供奉　武宗數幸其家在其晚靜閣上打魚隨駕北上在舟中每夜夜常宿御榻前與上同卧起官以錦衣衛鎮撫賜飛魚服亦異數也後　武宗晏駕凡及於禍賴諸公素知之力爲保

全遂得釋放還家

此方士夫淳朴有古風不虛作聲勢余受業師沈人傑以舉人爲臨潁縣教諭其子庠生沈公勇隨父在任縣中如南塢賈閣老則希出其下如趙光是南道御史杜楠杜桐一至鄉寺一至憲副亦有文章刻研岡集者是也皆以進士官至通顯然脫脫之甚時時從學前過則呼沈公勇曰沈二哥我們大家去打個旋鞚即同至酒店中喚酒保取酒酒保持黃酒一大角下生葱蒜兩盤即團坐而飲沈曰我南方人吃不得寡酒須要此二下飯三人曰這

噎子吃下飯占了肚腸怎生吃酒俞酒保炒半斤肉来沈自喚肉三人都不下箸

陸儼山嘗至関中以對山舊同在館中特往詰之相見共談舊事即取琵琶皷二三曲欵歔者久之

康對山常與妓女同蹺一蹇驢令從人賫琵琶自隨遊行道中傲然不屑

王渼陂杜甫遊春雜劇其所謂李林甫者蓋指西涯也

嘗問大周云老先生與楊升菴同鄉亦嘗相見否大周曰升菴在家時余尚幼故家中未曾相見後升

菴謫戍住劄瀘州是雲南四川交界之地乃水次埠頭也四川士夫進京皆至此處下船在瀘州嘗一見之升菴下筆則疊疊不竭然不善談對人言甚寡澀其服飾舉動似蘇州一貴公子

有客從山東來者云李中麓家戲子幾二三十人女妓二人女僮歌者數人繼娶王夫人方少艾甚賢中麓每日或按樂或與童子蹴毬或鬬基客至則命酒宦資雖厚然不入府縣別無調度與東南士夫求田間舍得隴望蜀者未知孰賢

王元美言余兵備青州時曾一造李中麓中麓開燕

相欺其所出戲子皆老蒼頭也歌亦不甚叶自言有善歌者數人俱遣在各庄去未回亦是此老欺人

西北士大夫飲酒皆用伎樂余偶言及之朱子价曰馬西玄丁憂回去亦與娼家飲酒余謂西玄方嚴清謹必無此事或者流傳之言不可信也

北方士大夫家閨壺女人皆曉音樂自江以北皆然揚州人言朱射陂夫人琵琶絶高

孫太初過江人未有知者方寒溪一見大爲延譽太初詩格本高又儀狀軒舉丰神俊異後聲望遂出

寒溪之右

寒溪是好名之人其舉動故爲詭異亦欲以沽名也嘗見黃淳父言寒溪初至蘇州時其尊翁五岳甚重之每四五日則一延致寒溪不用主人肴膳命主人買肉一斤取行灶至前一童子熾薪手自烹飪調齊或以小羅檠貯乾脯一二物出之與主人共飲其音吐談議亦能動人嘗連竟日至暮然後去

方寒溪好潔舉動皆異於人其坐處常鋪一鹿皮簟足

寒溪頗尚氣其所居與章朴菴住宅相近方氏門前有一皎皎灘朴菴與有司討来種蘆以供一年之薪寒溪大不平之乃鳩聚族人與章家大哄朴菴不敢與爭

方寒溪有口好辯唐漁石以養親還家有一女孫其母族朱氏求婚漁石堅意不許朱氏無計乃謀之於寒溪寒溪往見問曰令親朱氏求婚公何故不許公以養親乞歸今不許母家之婚恐傷太夫人心非乞歸本意也漁石無以應勉強許之後漁石起官有一秀才與寒溪隣居平日於漁石素踈且

其人亦不足往別者漁石過往造之經寒溪門不投一刺乃所以示意於寒溪也寒溪作一詩送行中一聯云富貴當風燭功名下瀨船語亦涉譏風俗日壞可憂者非一事吾幸老且死矣惟顧念子孫不能無老嫗態吾家本農也復能爲農上策也杜門窮經應舉聽命次策也捨此則無策矣吾兒玄之畧涉經史樂親善人似可與進者第其性不諧俗故歸而結廬海上脩我耒耜期不失先人素業耳舊有一春聯云誦詩讀書由是以樂堯舜之道耕田鑿井守此而爲羲皇之民廬成携子孫同

處其中左不負初志但時事悠悠恐不能逸此暮景也

松江舊俗相沿凡府縣官一有不善則里巷中輒有歌謠或對聯頗能破的嘉靖中袁澤門在郡時忽喧傳二句云東袁載酒西袁醉摘盡枇杷一樹金蓋澤門有一同年亦袁姓者住府之東頗相厚妮時有曲室之飲故當時遂有此謠人以爲沈玄覽所造遂以事捕之瘐死獄中沈平日有唇吻善談議然此謠實不知其果出於沈否也余嘗記得小時聞有一劉云馬去侯來齊作聶張仲賢良是太

守喻公時沈尚未生蓋馬駿侯自明爲同知聶璚齋鑑爲通判而知縣則張仲賢也一句之中而五人臧否莫遁後孔太守在任時聶雙江初到只有三耳無聞一孔不窺之誰近年又有松江府同知貪酷幷得重峯華亭縣知縣清廉允宜光薦之對時淄天泉爲同知淄名仲縣倪東洲爲華亭尹倪名光薦故也是非之公毫髮不爽豈當時皆沈子所造耶然古賢聖之君則令士傳言庶人謗子產之不毀鄉校正欲以聞謗也今乃隘之以死是何無人道耶

子

釋道

文皇帝在藩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永樂初遣中官侯顯齎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丙戌十二月乃至　車駕躬往視之無拜跪禮合掌而已　上宴之華蓋殿賜金百兩銀千兩綵幣法器不可勝紀尋　賜儀仗與群王同封爲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佐國演教如来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紗綵幣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其徒封拜

有差伍年春二月庚寅命於靈谷寺啟建法壇以薦　皇考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肆日上伸誠孝下及幽爽自藏事之始至於竣事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日舉集一文檜柏生金色花徧于都城金仙羅漢變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盖旋繞亦既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頌自是上潛心釋典作爲法曲使宮中歌舞之永樂十七年　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

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現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慶雲奉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綵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禮部行翰林院撰表往北京稱賀　上甚喜悅明年五月十六日禮部尚書呂震右副都御史王彰齎奉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慶雲圓光寶塔之祥在京文武衙門上表慶賀　上益喜悅知皇心之與佛乎也

宮中因是益重佛禮僧建立梵刹以祈福者徧南京城内外云

文

山谷云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嘗見衡山亦言近来陸貞山最會做文字但開言便罵人亦是一病

今人作文動輒便言史漢夫史漢何可以易言哉昔人謂韓昌黎力變唐之文而其文猶夫唐也歐陽公力變宋之文而其文猶夫宋也豈至我明而便能直追史漢耶蓋　我朝相沿宋元之習國初之

文不無失於單淺故康李二公出極力欲振起之天才既高加蜀以西壯雄俊之氣當時文體爲之一變然不過爲　我朝文人之雄耳且無論韓昌黎只如歐陽公豐樂亭記中間何等感慨何等轉換何等含蓄何等頓挫今二公集中要如此一篇尚不可得何論史漢哉

朱凌溪嘗言康對山謂范增論後數句忙殺東坡蓋以峻快斬截爲着忙也此亦有見但不免溺於一編緣康之文全學史記之紆徐委曲重復典厚而不知峻快斬絶亦史記之所不廢如韓信傳任天

下武勇以下載我以其車一節可見東坡於此等得之康見之熟遂以爲忙不知史記爲文如石軍作字歐師其勁頹師其肥虞師其勻圓各成一體皆可取法不可以已好典重紆徐而遂輕峻快斬絕也凌溪此言可謂善求古人之文也

南人喜讀書西北諸公則但憑其迅往之氣便足雄蓋一時惟崔後渠一生讀書最號該博然爲文宗元次山不免有晦澁之病

呂沃洲有意事功且有文章自言初進道時即討邊差蓋欲觀西北形勢又欲訪関中諸公也既遍

歷口外後到武功首訪康對山一日近暮令有司治盤饌携往對山家與之夜坐因與談文對山極稱錢鶴灘陸賈新語序絶歎服以爲不能加徐昌穀之文不本於六朝似彷彿建安七子之作出典雅於藻績之中若美女滌去鉛華而豐腴艷冶天然一國色也苟以西北諸公比之彼真一傖父耳

今言中載　世宗皇帝加　太祖　成祖徽號冊文淺陋之極似村學堂中小學生初學作表者之語一時當制不知何人其陋如此嘗觀潘勗作曹公

九錫文幾乎與訓誥同風矣唐時各朝徽號冊文亦皆古雅若常楊當制尤爲典重所謂以文章華國莫大於此既處清華之地獨不思少効古人分毫以無負　朝廷委任之重耶

弘治正德以前之文楊東里規模永叔李西涯酷類子瞻各自成家皆可領袖一時要之均爲不可廢者

李空同集中如家譜大傳黃尚書傳康長公墓碑河上草堂記徐迪功集序諸篇極爲雄健一代之文罕見其比

康對山之文天下慕向之如鳳毛麟角後刻集一出殊不愜人意前見楩野先生嘗語及之楩野云對山之文甚有奇者編次之人將好者盡皆刪去不知何故即余所見而集中不載者亦無下數十篇余歸華州當爲尋訪續刻以傳後楩野歸不久即有地震之禍對山之奇文遂湮沒不傳可歎可歎

楩野先生之文與詩皆宗尚空同其才亦足相敵但持論大高而氣亦過勁人或以此議之若孫忠烈傳與白洛原墓碑諸篇便可度越康李與古人爭驁矣

近時如僊師高蘇門閔中喬三石其文皆宗康李然能更造平典雖曰大輅始於椎輪層氷由於積水亦由其稟氣和粹正得其平耳

沈石田不但畫掩　其詩其文亦有絶佳者余嘗見其有化鬚疏一篇用事妥切鑄詞深古且字字皆有来處即古人集中亦不可多得何況近代今世後進好輕詆前輩動輒即談史漢然豈能有此一字耶今録於左方化鬚疏有序茲因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爲之告耶於周宗道者於其干思之間分取十鬣補諸不足請沈啟南作疏以勸之疏

曰伏以天閽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廼因人而舉康樂著合施之迹崔諶傳揷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隣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緣坡而飾我當楫楫繫地以拜君把鏡生歡頻覺風標之異臨流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於染羹豈敢易撚於覓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

東橋甚重祝支山文其所作觀雲賦蓋手書以贈東

橋者東橋每遇文士在坐即出之展翫甚相誇詡然文實不佳余最不喜之蓋祝支山之文其天才非不過人但既鮮識見又無古法終未盡善其爲黃羨之作炮花洞天賦傾動一時大率皆此類也今刻集已行於世然文價損減終實不可掩也

東橋又稱唐六如廣志賦即口誦其賦序數十許語言賦甚長不能舉其辭序托意既高而遣詞亦甚古當是一佳作今吳中刻六如小集其詩文清麗獨此賦下註一闕字想其文遂不傳矣

衡山之文法度森嚴言詞典則乃近代名作也觀諸

公之以文名家者其製作非不華美譬之以文木爲櫝雕刻精工施以采翠非不可愛然中實無珠世但喜其櫝耳

詩

近時皇甫百泉解頤新語不但文字藻麗而詮品亦精確可爲詩家指南

黃五岳作古詩許六十三首亦非近代人語當求之唐以上耳

五岳賞陸士衡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余謂此二句有神助五岳亦有神解

松江袁景文凱其古詩學選七言律與絕句宗杜格調最正故李空同何大復稱其爲　我朝國初詩人之冠近有以高太史爲過之者高比袁稍闊大

然不能脫元人氣習若論體裁終是袁勝
楊鐵崖選大雅集獨取海叟詠蚊一首詩末云東方
日出苦未明老夫閉門不敢行蓋言元政酷雷王
室如燬而小人貪殘如蚊吶喙大指血至　我明
革命人若可以少安矣然明而未融蚊吶尚未盡
去故閉門而不敢行似有諷切　聖祖之意此首
集中不載
袁海叟左長於七言律其詠白燕詩世左傳誦之而
空同以爲白燕詩最下最傳蓋以其詠物太工乏
興象耳

朱鳳山選海叟詩爲在野集如白燕詩故國飄零事已非改作老去悲來不自知聞笛詩雨聲終日過閑門改作羽聲隨處有閑門殊失海叟之意正蘇長公所謂爲庸俗人所亂者耶鳳山名岐鳳是舉人能詩有才名亦刻有小集嘗見其一聯云嗜酒楊雄甘寂寞忍貧原憲厭繁華亦似可誦

我朝如楊東里李西涯二公皆以文章經國然只是相沿元人之習至弘治間李空同出遂極力振起之何仲默邊庭實徐昌穀諸人相與附和而古人之風幾遍域中矣律以古人空同其陳拾遺乎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獎掖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羣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徹夜率歲中以爲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爲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中有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袍衆人傳翫以爲絶佳遂呈稿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皆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復能綴衆以請於西涯曰吾輩以爲抑之此詩絶好不知老師何故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

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於合盤衆請西涯續之西涯即援筆書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歎服蓋公於弘治正德之間爲一時宗匠陶鑄天下之士亦豈偶然者哉

世人獨推何李爲當代第一余以爲空同関中人氣稍過勁未免失之怒張大復之俊節亮語出於天性亦自難到但工於言句而乏意外之趣獨邊華泉興象飄逸而語亦清圓故當共推此人

顧尚書東橋好客其坐上常滿又喜談詩余嘗在坐聞其言曰李空同言作詩必須學杜詩至杜子美

如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矣此空同之過言也夫規矩方圓之至故匠者皆用之杜亦在規矩中耳若說必要學杜則是學其匠何得就以子羙爲規矩也何大復所謂舍筏登岸亦是欺人

東橋一日又語客曰何大復之詩雖則稍俊然終是空同子一臂力

馬西玄遊西山諸寺古詩十餘首其清警瀟洒出何李上今所刻行一小本乃胡可泉校定者其全集有詩六本文四本王槐野以此見託恨余貧薄尚未能入梓余受二公之知最深倘數年未死終當

了此一事此百世大業若使其湮滅不傳則負公者多矣

我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間可謂極盛李空同何大復康浒西邊華泉徐昌穀一時共相推轂倡復古道而南京王南原顧東橋實應朱陵溪則其流亞也然諸人猶以吳音少之稍後則有亳州薛西原蕙祥符高子業叔嗣廣西戴時亮欽沁水常明卿倫河南左中川國璣閔中馬西玄汝驥諸人薛西原規模大復時出入初唐而過於精潔失其本色便覺太枯高子業是學中唐者故愈淡而愈見其工

耳馬西玄極重戴時亮二公皆工祝唐故也左國璣常明卿宗李翰林皆翩翩欲度驊騮前者也他如王庸之教李川甫濂則空同門人樊少南鵬戴仲鶚冠孟望之洋則大復門人譬之孔門其田子方荀卿之流歟

余在衙門時每坐堂後槐野先生必請至後堂閑講半日偶一日出一卷展視乃顧東橋文衡山蔡林屋王雅宜諸人之作蓋許石城與諸公遊故得其所書平日之作裝成此卷求槐野作跋語槐野逐句破調無一當其意者蓋此老學杜余嘗聽其論

詩必要有照映有開合有閃捉有損挫而南人唯重音調不甚留意於此若近時吳下之作不復有首尾矣使槐野見之又當何如耶

都南濠小時學詩於沈石田先生之門石田問近有何得意之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爲對其詩曰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詩則佳矣然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尔不讀禮經乎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以燈字爲春字南濠不覺歎服

沈石田詩有絶佳者但爲畫所掩世不稱其詩余家

有其畫二幅上皆有題其一七言者云幽居臨水稱冥栖蓼渚沙坪咫尺迷山雨忽來弥溜細溪雲欲墮竹稍低簷前故壘雌雄燕籬脚秋兔子母鷄此處風光小韋杜可能無我一青簑此詩情景皆到而律調亦清新今之作詩者豈容易可及畫學黄子久亦甚佳今質在朱象玄處

吳中舊事其風流有致足樂詠者朱野航乃葑門一老儒也頗攻詩在篠塭王氏教書王亦吳中舊族野航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内適月上野航得句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

大呼扣扉呼主人起咏此二句主人亦大加擊節取酒更酌興盡而罷明日遍請吳中善詩者賞之大爲張具徵戲樂連數日此亦一時盛事也

余至姑蘇在衡山齋中坐清談盡日見衡山常稱我家吳先生我家李先生我家沈先生蓋即匏菴范菴石田其平生所師事者此三人也一日論及石田之詩曰我家沈先生詩但不經意寫出意象俱新可謂妙絶一經改削便不能佳今有刻集往往不滿人意因口誦其率意者二三十首疊疊不休即余所見石田題畫詩甚多皆可傳詠與集中者

如出二手乃知衡山之論不虛也

衡山嘗對余言我少年學詩從陸放翁入門故格調畢弱不若諸君皆唐聲也此衡山自謙耳每見先生題詠妥貼穩順作詩者孰能及之今人作詩如味一物撇了題目不知說到甚處去又一句說上天一句說下地都不辯有首尾亦無血脉動輒即言此盛唐也此中唐也而見者同聲和之乃知覓一堂上人正自不易

錢同愛字孔周其家累代以小兒醫名吳中所謂錢氏小兒者是也同愛少美才華且有俠氣與衡山

先生最相得衡山長郎壽承郎其壻也同愛每飲必用伎衡山平生不見伎女二公若薰猶不同器然相與一世終不失歡余篋中所藏衡山一畫乃贈同愛者上題云團坐清談塵尾長墨痕狼籍練裙香水亭紈扇歌楊柳春院琵琶醉海棠王謝風流才子弟齊梁烟月錦篇章豪華豈是泥沙物好在揮毫白玉堂蓋寫同愛之風流宛如畫出而衡山才情美麗當亦不減宋廣平矣

徐髯仙豪爽迭岩人也數游狹斜其所填南北詞皆入律衡山題一畫寄之後曰樂府新傳桃葉渡彩

毫遍寫薛濤箋老我別來忘不得令人常想秣陵
炯蓋亦有所取之也
衡山最喜評校書畫余每見必挾所藏以往先生披
覽盡日先生亦盡出所畜常自入書房中捧四卷
而出展遞復捧而入更換四卷雖數反不倦一日
早往先生手持一扇語某曰昨晚作得一詩贈君
讀罷某曰恨無佳軸得老先生書一掛幅甚好先
生曰昨偶有人持絹軸求書甚好當移來寫去即
褙一軸補還之可也遂又書一掛幅詩曰高天厚
地千年句虹月滄江百里舟君似南宮抱深癖我

於東野欲低頭蒼苔白石柴門逈寂晝清陰別院幽自笑子雲甘落寞故人龐糯肯淹留後題云元朗自雲間来訪兼載所藏古圖書見示淹留竟日奉贈短句高天厚地乃孟東野詩中語也

熊軫峯名宇宇元性長沙人也性高簡能文攻詩爲松江守有郡齋賞壯冊詩嘗憶得其上半首云和風湛露萬人家欄檻當門一樹遮正憶桑麻沾細雨更添珠玉對名花詞既妙麗兄正是做太守的說話又嘗作絶句二首贈余其一曰文章如畫界中有支天山覺我道區明經緯帙儒家其二曰文

章如白壁春露園王蘭與子共雕琢澤物脉溥溥手書鄭重其所以屬望於其者甚厚常恨志業不遂終無以報先生矣此亦郡中故事漫識之

能軫峯在任時適聶雙江亦以御史陞蘇州大守雙江偶以公事来松二公同舉進士又同年中最有才望者軫峯設席於白龍潭款之遂相與講學各賦近體一章雙江詩曰重陽曾此坐探禪回首風烟又五年霜醉高楓秋入樹雲垂香稻晚肥田應慚白髮虛琴鶴偶繫黃花泛酒船共笑此生真浪跡息機爲得渚鷗前軫峯詩曰不悟良知定悟禪

臨潭講學自當年靜涇龍德光騰漢早事春農王
滿田吹帽最憐憂國士濯纓旋理泛江船金蘭更
接同心侶千載風雩雲影前二詩皆清新警拔且
中間有無限理趣後有作志者亦可倣鄙中一故
事

嚴介老之詩秀麗清警近代名家鮮有能出其右者
作文亦典雅嚴重烏可以人而廢之且憐才下士
亦自可愛但其子黷貨無厭而此老爲其所蔽遂
及於禍又豈可以子而廢其父哉

余嘗至南京往見東橋東橋曰嚴介溪在此甚愛才

汝可往見之爾時介溪爲南宗伯東橋郎差人持帖子送往其賚一行卷上有詩數十首此老接了即起身作揖遐方縱看詩至詠牛女情隨此夜盡恩是隔年當等句皆摘句歎賞是日遂留飯後壬子年至都在西城相見拳拳慰問情意暖然後亦數至其家見其門如市而事權悉付其子可惜可惜

余在都見雙江於介老處認門生余問之雙江曰我中鄉舉時李空同做提學甚相愛起身會試往別之空同曰如今詞章之學翰林諸公嚴惟中爲最

汝至京須往見之故我到京即造見執弟子禮今已幾四十年矣

唐六如嘗作悵悵詞其詞曰悵悵莫怪少時年百丈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黎花盆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去思量應不悔納衣持鉢院門前此詩才情富麗亦何必減六朝人耶

王雅宜之詩清警絶倫無一點塵俗氣真所謂天上謫仙人也所欠者沉着耳中道而夭未見其止惜哉

黃五嶽皇甫百泉之詩格調既正辭復俊拔黃摹寫精深皇甫思致淵永余以爲徐廸功之後當共推此二人世復有異同者正杜少陵所謂不覺前賢畏後生者耶

余赴官南館京師諸公贈行詩不下數十首唯董漢陽五言律三首最工今録出以示談藝者其一曰執戟余方倦摘詞尔獨雄人分兩都別官爲陸沉同長路歧秋草虛堂急暮虫更憐他夜月清影隔江東其二曰載筆新供奉承恩舊帝京離宮通秘署江水切蓬瀛待問稱書府高談謝墨卿邇来聞

紙貴知尔賦初成其三曰行行遠送將此去羨仙郎作吏真成隱之官却到鄉千峯在城闕一水限河梁別後憑誰寄秋雁歲歲芳

余友朱射陂曰潘最工詩但平生所慕向者劉南坦楊升菴二人故喜用僻事時作險怪語余戊午年致仕南都諸公押衡山鷺字韻詩見贈射陂後一聯云炯淮野陰滋畎蕙宮城曙月響山鶯其前一句余不能解蓋有所本必非杜樸語但余偶不能省耳終是欠妥其七言律之學溫李者可稱入律鶯字韻詩獨許石城一聯云買得曲池堪鬬鴨種成

芳樹好藏鶯殊有雅思

嘉靖中火災後　朝廷將興新三殿令兩京各衙門官出銀助工時朱射陂爲主客正郎嘗作一詩云五雲深處鳳樓開中外欣欣盡子來敢謂譽鶯能割股碩同鷽鴳可消災司空慣見如無物村僕何知歎破財安得黃金高北斗即教三殿麗蓬萊雖則戲調之辭然有諷有諭切中事情其即所謂六義無闕者耶

余見衡山有飲酒詩一首曰晚得酒中趣三杯時暢然雖忘是花下何物勝尊前世事有千變人生無

百年唯應騎馬客輸我北窓眠余愛其有雅致絕似白太傳

余寓居姑蘇時嘗過皇甫百泉小飲百泉次日作詩未謝中一聯云麐非隣舍酒鰕是故鄉魚後已已午余移家歸松王玉遮來訪泊舟河下酒半作詩贈余舟中自取一軸書之對客揮灑立就中一聯云門柳舊五樹江鱸新四腮夫二詩摹寫皆可謂極工但中間稍有不同而體貌殊別乃知詩家作用變出幻入不可以神理推不可以意象測情景日新由人自取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蓋若由於天

授苟所受有限終不能以力強也

余嘗至閶門偶遇王鳳洲在河下是日携盤槖至友人家夜集強余入坐余袖中適帶王賽王鞋一雙酔中出以行酒蓋王脚甚小禮部諸公亦常以金蓮爲戲談鳳洲樂甚次日即以扇書長歌来惠中二句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齒頰生蓮花蓋不但二句之妙而鳳洲之才情亦可謂冠絶一時矣

楊升菴云長安大市有兩街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緑腰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

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曲移入楓香調中妙絶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爲師女郎遂更衣出乃莊嚴寺段師善本也翌日德宗召之大加奨異爭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黄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朱子答人論詩書曰来書謂漱六藝之芳潤良是但恐舊習不除渣穢在胷芳潤無由入耳近日有一雅謔可証此事有一新進欲學詩華客孫世基戲謂之曰君欲學詩

必須先服巴豆雷丸下盡胷中塵文策套然後以楚詞文選爲冷粥補之始可語詩也士林傳以爲笑

嘗對孫季泉極稱黃質山淳父之詩季泉曰吾亦見其詩時有醒眼句

近日鎮江一岸友来松乃鄔佩之之子佩之以詩名家其子亦有文余欵之飯見其扇頭有細書詩數首取視之中有一聯云匣有魚腸堪借客世無徇監莫論才余極愛之以爲近代之詩亦難得如此者後題名曰陸君弼後訪之陸乃江都人歐崙山

弟子也

吾友徐長谷見詩文之佳則曰此人肚內有冊又嘗見語云公肚中曾結過冊几有語言便與人不同此雖見諜然長谷此言自是正法藏中第一妙訣也學者若悟得便是如来高足弟子然舉此一大公案告人無一人肯信今人遍身穿着羅綺光惟奪目然肚中不曾有飯何論於冊

崑山顧茂倫妹乃雍里方伯之女皇甫百泉之甥也嫁孫僉憲家爲婦甚有才情嘗有春日詩云春雨過春城春庭春草生春閨動春思春樹叫春鶯余

謂此詩可置王臺新詠中

嘉定一民家之嫗平日未嘗作詩臨終書一絕與其夫曰當時二八到君家尺素無成愧泉麻今日對君無別語免教兒女哭蘆花亦悽婉可誦此二事殊無美說

世有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玉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閬四人名也

書

憲　孝朝李西涯與喬白巖用小篆徐子仁宋王筠

皆入妙品此篆書之流派也

三宋者宋克宋廣宋璲也克字仲溫號南宮生姑蘇人其書專工章草廣字昌裔松江人書學素師兼善行草亦入能品璲字仲珩乃潛溪學士之次子官中書舍人其書宗康里子山亦可稱入堂者嘗見其書王兔泉聯句詩王兔泉在南京應天府儒學中

吾松在勝國與國初時善書者輩出如朱滄洲陳谷陽皆度越流輩書史會要中許朱滄洲爲風度不凡陳谷陽爲富於繩墨余以爲陳谷陽出於滄洲

之上遠甚蓋朱誠有風度亦兼善四體書但不如陳之法度精密耳余嘗有陳谷陽書一卷四體書皆備其正書一段酷似歐率更行草則漸逼大令篆書亦入格又有其書疏頭二通全學松雪極疎爽可愛又嘗見其章草書竹箑格賦一篇在舍弟家殊有古意出宋仲温上世評谷陽書爲八寶中之水晶又以爲得書法於三宋此皆不知書妄爲此談耳

國初諸公儘有善書者但非法書家耳其中惟吾松二沈聲譽籍甚受　累朝恩寵然大沈正書倣陳

谷陽而失之拙軟泥民望草書學素師而筆力欠勁章草宗宋克而乏古意此後如吾松張東海姑蘇劉廷美徐天全李范菴祝支山南都全山農徐九峯皆以書名家然非正脉至衡山出其隸書專宗梁鵠小楷師黃庭經爲余書語林序金學聖教序又有其蘭亭圖上書蘭亭序又咄咄逼右軍乃知自趙集賢後集書家之大成者衡山也世俱見其應酬草書大幅遂以爲支山在衡山上是見其杜德棬也支山小楷亦臻妙其餘諸體雖備然無晉法且非正鋒不逮衡山遠甚

衡山之後書法當以王雅宜爲第一蓋其書本於大令兼之人品高曠故神韻超逸迥出諸人之上

畫

其不在畫院者在正德間則有開化時儼號晴川嶽州有汪肇號海雲其筆皆在能品稍優於院中人蘇州又有謝時臣號樗山亦善畫頗有膽氣能作大幅然筆墨皆濁俗品也杭州三司請去作畫酬以重價此亦逐臭之夫耳

王叔明洪武初爲泰安知州泰安廳事後有樓三間正對太山叔明張絹素於壁每興至即着筆凡三

年而畫成傳色都了時陳惟允爲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於畫且相契厚一日胥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謂惟允曰改此畫爲雪景何如惟允曰如傳色何叔明曰我姑試之即以筆塗粉煞然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爲小方文粉筆張滿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爲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倣宗密雪圖自誇以爲無一俗筆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綴以贈陳氏寶此圖百年非賞鑒家不出松江張學正廷采好奇之士亦善畫聞陳氏蓄此圖往觀之卧其下兩日不去

以爲斯世不復有是筆也徐武功尤愛之曰予昔親登泰山是以知斯圖之妙諸君未嘗登其妙處不盡知也後以三千歸嘉興姚御史公綬未幾姚氏火此圖遂付煨燼矣

西湖飛来峯石上佛像是勝國時楊璉僧所琢也下天竺後壁是王叔明畫其剥落處近時孫宰子補之方棠陵爲秋官郎慮囚江南歸省過杭索筆題之曰飛来峰天奇也自楊總統琢之天奇損矣叔明畫人奇也自孫宰子補之人奇索矣此二者乃山中千載不平之冤案予法官也不斷是案何以

服人棠陵鄭少谷之友也凡江南山水佳處皆有題詠

國初士人猶有前輩之風都喜學畫顧謹中經進集有自題畫竹詩其後朱孔陽夏以平金文鼎顧應文之輩世亦有其畫然筆墨皆濁其去前代諸公不啻數十塵矣

我朝　列聖　宣廟　憲廟　孝宗皆善畫宸章睿奐蓋皆在帙妙之間矣

我朝特設仁智殿以處畫士一時在院中者人物則蔣子成翎毛則隴西之邊景昭山水則商喜石銳

練川馬軾李在倪端陳暹李昭蘇州人鍾欽禮會稽人王諤廷直奉化人朱端北京人然此輩皆畫家第二流人但當置之能品耳

我朝善畫者甚多若行家當以戴文進爲第一而吳小仙杜古狂周東村其次也利家則以沈石田爲第一而唐六如文衡山陳白陽其次也戴文進畫尊老用鐵線描間亦用蘭葉描其人物描法則蚕頭鼠尾行筆有頓跌蓋用蘭葉描而稍變其法者自是絶伎其開相亦妙遠出南宋已後諸人之上山水師馬夏者亦稱合作乃院體中第一手

石田學黃大痴吳仲圭王叔明皆逼真往往過之獨學雲林不甚似余有石田畫一小卷是學雲林者後跋尾云此卷倣雲林筆意爲之然雲林以簡余以繁夫筆簡而意盡　其所以難到也此卷畫法稍繁然自是佳品但此雲林覺大行耳

衡山本利家觀其學趙集賢設色與李唐山水小幅皆臻妙蓋利而未嘗不行者也戴文進則單是行耳終不能兼利此則限于人品也

沈石田畫法從董巨中來而於元人四大家之畫極意臨摹皆得其三昧故其筆意高遠筆墨清潤而

於染渲之際元氣淋漓誠有如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者昔人謂王維之筆天機所到非畫工所能及余謂石田亦然

嘉興姚雲東公綬以甲科爲御史工詩喜畫善臨摹其臨趙松雪王叔明一家畫墨氣皴染皆妙余有其夏山圖乃臨王叔明者可稱合作閒鷗梅道人竹石亦蕭洒可愛

周東村名臣字舜卿蘇州人其畫法宋人學馬夏者若與戴靜菴並驅則互有所長未知其果孰先也亦是院体中一高手聞唐六如有人求畫若自己

懶於着筆則倩東村代爲之容或有此也

嘗見徐髯仙家有杜古狂所畫雷神一幅人長一尺許七八人攢在一處有持巨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靂砧者狀貌皆奇古畧無前所謂秀媚之態蓋奇作也髯仙每遇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則懸之中堂每詫客曰此杜樫若輞川圖也

陶雲湖名成字孟學楊州人曾中鄉舉其畫鬼子坡草菊花皆妙絶一時謂之草聖若樹石則都是邪氣不足觀矣余嘗在淮安朱子新家見其畫一墨鴨亦殊勝乃知雲湖蓋長於寫生者雲湖是朱射

陂外祖

余友文休承是衡山先生次子以歲貢爲湖州教官嘗爲余臨王叔明泉石間齋圖其皴染清脫墨氣秀潤亦何減黃鶴山樵耶

文五峯德承在金臺客舍爲余作仙山圖余每日携酒造之看其着筆是大痴色學趙千里者其山谷之幽深樓閣之嚴峻凡山中之景如水碓水磨稻畦之顆無不畢備精工之極凡兩月始迄工

王吉山逢原是南原衆政之子美才華能書而不聞其善畫嘗見其作松鳩高士以贈東橋先生亦是

大設色乃規模趙集賢者作大山頭下有長松數株一人跌坐其下雖無畫家蹊徑然自疎秀可愛蓋其風韻骨力出于天成也

開化時儼號晴川以焦墨作山水人物皆可觀同時徽州有汪海雲亦善畫墨氣稍不及時而畫法近正是皆不失畫家矩度者也如南京之蔣三松汪孟文江西之郭清狂此方之張平山此等雖用以楷林猶具辱吾之几榻也

余前謂國初人作畫亦有但率意遊戲不能精到者然皆成章若近年浙江人如沈青門仕陳海樵鶴

姚江門一貫則初無所師承任意塗抹然亦作大幅贈人可笑可笑

求志

崇訓

或問夏忠靖公原吉曰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恐于色中恐于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某何嘗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惶則中便無主矣

尊生

鄺子元由翰林補外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

昏憒如夢或發譫語或言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来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荣辱恩仇悲歡離合及種種閑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荣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来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

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於水火不交凡溺愛治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治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消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勩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迈流全一六用

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娛老

余小時好飲然力不勝酒飲輒醉輒復有酒失至年近四十而有幽憂之疾蓋瀕於不起矣遂棄去文史教童子學唱每晨起即按樂至暮久之遂能識其音調又酒中好與人談諧性復疎誕悄忿喜面刺人過亦時時以此得罪雖不至如淮夫蓋寬饒亦幾希有孔文舉蘇子瞻之風矣今年在桑榆既志慮業廢復不能操奇贏之術塊然閑居無以自

娛況飲酒聽曲談諧此三者又其夙業也故聊復寓興於此然觀古之達人亦豈有好是者故備録之聊以自況且以自警若余之飲酒聽曲談諧能如此數公則可謂不負此三者矣

余處南京蘇州最久見兩處士大夫飲酒只是襍色蓋古人亦用骰子唯松江專耍投壺猜枚夫投壺即開起坐誼譁之端矣然恐昔日祭征虜之雅歌投壺未必如是猜枚乃藏閭射覆之遺制既損閑心而攘臂張拳殊爲不雅

東江先生一飲必百杯然未嘗見其醉每盡一杯則

於手皆旁一桮恐其有餘瀝也故至終席桌上與盤中無一點沾濕今存齋先生一飲亦必百杯亦竟日不起坐杯中不剩餘瀝大率與東江同然存齋平居無客不飲東江每夜與諸子團坐話家常必欲盡量東江但吃小杯存齋雖連浮數十大白亦不動色其量似優於東江東江之色稍嚴存齋則竟日欣欣甚得酬適之趣此皆德人蓋深於酒德者也

余交知中稱善飲者則有寶應朱射陂子价南都許石城仲貽姑蘇袁吳門魯望太倉王鳳洲元美上

海朱醉石邦憲每飲必竟日恬愉暢適所謂令人欲傾家釀者也

蘇州黃質山淳父雖不甚大飲然每至相知之家即呼酒引滿數盃與盡即止蓋深得酒中之趣者也

余自號酒隱又稱酒民人問曰子不大飲何忽有此號凡人有強之酒者必推量窄子何乃以虛聲自苦耶余曰不然蓋盡余之量可得三升苟主人惠勸強以三大觥則沉頓死矣若任吾之適持盃引滿細呷而徐釂之則自以爲醍醐沆瀣不是過也則是可飲三升而醉二參孰謂余非酒民哉

存齋先生嘗言元朗酒興甚高苦無量耳昔蘇長公自言飲酒終日不過五合然喜人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于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則天下之好酒亦無在余上者今余每日午間飲十杯至夜復飲十杯則是每日可得一升然五日之中未嘗有無燕席者若席上對客聽曲談諧盡余之量可飲六十盃是一日可得三升矣三升之後則胸中之浩浩落落與酣適之味乃在我而不在客矣其勝蘇公不甚遠耶朱文石最好客最喜人飲酒最好唱曲最好談諧其得酒之趣

乃過於余然竟一日但盡五合正與蘇長公對亦只是看人之浩浩落落者也聊奉一噱

東江先生傍秋亭雜記論酒云內法酒總名長春有上用御苦二色給內閣者以黃票學士以紅票餘白長行內上用金莖露　孝廟初始有其方與太禧白皆內臣監釀光祿不得預太禧色如燒酒徹底澄瑩釀厚而不膩絕品也金莖露清而不冽醇而不膩味厚而不傷人李文正公以爲才德兼備之君子云

天下之酒自內法外若山東之秋露白淮安之祿豆

栝蒼之金盤露婺之金華建昌之麻姑　太平之采石蘇州之小瓶皆有名而皆不若廣西之滕縣山西之襄陵爲最滕縣自昔有名遠不易致襄陵十年前始入京師權所見當爲第一

松江酒舊無名李文正公嘗過朱大理文徵家飲而喜之然猶爲其所詒實蘇州之佳者爾癸酉歲予以餽公公作詩二首於是盛傳凡士大夫遇酒之佳者必曰此松江也而實不盡然蓋永嘉紹興有絕佳相類者予嘗以鄉法釀於京師味佳甚人以爲類襄陵云

四友齋叢說摘抄六

正俗

嘗一日訪東橋值其在息園與其弟橫涇王子新三人喫飯即請余至息園中同坐是時橫涇已老病不勝酒矣少頃橫涇辭去送至檻外令一童子曰看七老爹出門東橋入坐橫涇遲去近來士夫家兄弟皆送迎是以客禮相待恐亦未是

靈　孝兩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積聚如周北野佩其父輿爲翰林編修北野官至郎中兩世通顯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士曹定庵時中其兄九峯時和舉

進士有文章定庵官至憲副弟時信亦京朝官與李文正結社賦詩門閥甚高其業不過中人十家之產他如蔣給事性中夏憲副寅許僉憲璘致仕家居猶不異秀才時至正德間諸公競營產謀利一時如宋大參愷蘇御史恩蔣主事凱陶員外驥吳主事哲皆積至十餘萬自以爲子孫數百年之業矣然不五六年間而田宅皆以易主子孫貧匱至不能自存宋大參即余外甥家得之目擊者此四十年間事耳然此十萬之業子孫縱善敗亦安能如是之速蓋若天怒而神奪之然然一時有此

數家或者地方之氣運耶或諸公之遺謀未善耶皆不可曉也

人見當時數家之事有問於余者余戲語曰此病已在膏肓非庸醫所了吾昔飲上池水或庶幾能知之蓋吾於士大夫一中進士之後則於平日同堂之友謝去恐不速里中雖有談文論道之士非唯厭見其面亦且惡聞其名而日逐奔走於門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處庄田一所歲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銀幾百兩歲可生息若干或某人爲某事求一覆庇此無碍於法者而可以坐收銀若

干則欣欣喜見於面而待之唯恐不謹蓋父兄之所交與而子弟之所習聞者皆此輩也未嘗接一善人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夫一齊人之傅尚不能勝衆楚人之咻況又無一齊人之傅乎吾恐子弟雖有顏閔之資欲其從善難矣諸公皆讀書曉事此亦理之易見者也何昧昧若此太史公所謂利令智昏何異白日攫金於市中者耶

吾松士大夫家燕會皆不令子姪與坐恐亦未是頃見顧東橋每有燕席令顧茂narrow坐於自己桌邊東江每燕亦令顧伯康坐於桌邊不另設席今存齋

先生家三子皆與席衎山每飯必有壽承休承皇甫百泉許石城二家其二郎亦皆出坐與客談諧共飲蓋兒子既已長成豈能絕其不飲若與我輩飲則觀摩漸染未必無益不愈於與群小輩謔閙酗酒耶昔王右軍與謝太傅脩禊蘭亭而大令兄弟與謝車騎皆在阮嗣宗爲竹林之遊其子阮瞻亦欲與嗣宗曰仲容已與卿不得復爾若使仲容不在則瞻亦把臂入林矣故晉室士大夫子弟皆賢正爲此也

余小時見人家請客只是菓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

賓或新親過門則添蝦蠏蛤三四物亦歲中不一二次也今尋常燕會動輒必用十肴且水陸畢陳或覓遠方珍品求以相勝前有一士夫請趙循齋殺鵝三十餘頭遂至形於奏牘近一士夫請袁澤門開敝品計百餘樣鴿子斑鳩之類皆有嘗作外官囊橐殷盛雖不費力然此是百姓膏血將來如此暴殄寧不畏天地譴責耶然當此末世孰無好勝之心人人求勝漸以成俗矣今存齋先生至家極力欲挽回之時時舉以告人亦常以身先之然此風分毫不改雖曰世道漸漓然他處猶知敬

信前輩有善言亦必聽從獨吾松之人堅於自用雖仲尼復生亦末如之何也已

楊君謙七人聯句記雖位次亦皆明載列成圖樣王古直徐栗夫南面坐陳一夔王存敬北面坐侯公繩左邊側坐趙栗夫右邊側坐楊君謙坐侯公繩下則主人也乃知前輩燕會真率如此今士夫非南面不坐非專席不居其禮雖甚隆而情實不洽且乏雅致余生而庶賤豈敢爲時俗之倡但出之以見前輩風範耳

果山增高棟架蓋起於近時三十年前所無也然亦

只是松江用南京蘇杭至今未有果山極無謂增高即詩之所謂于豆于登是彷彿登豆而爲之者蓋古人席地而坐詩言或授之几者乃是優老用以依憑而殽品實置在地上恐泥土沾汚故設登豆且欲使稍高以便匙筯耳今殽品已擺在桌上不知要此物何用增此一段繁文又加一番虛費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我家與東江先生有姻連其第五孫子登余妹壻也記得小時至東江家見燕客常用六角銀盃後東江身後其家分析諸孫行酒皆用瓦器余問之云

東江止有銀盃貳拾肆隻皆是此樣次子伯庸分拾貳隻冢孫子龍分拾貳隻餘諸孫皆不及夫官至尚書不可謂不尊然酒器止此亦可稱清白之風矣近年以來吾松士夫家所用酒器唯清河沛國最號精工沛國以玉清河以金玉皆漢物金必求良工訪古器儀式打造極爲精美每一張燕槃然眩目余意以爲更得一二陶匏雜側其間少存古意左爲盡善然二者較之終是玉勝

嘗以陸五湖醉飲甚暢余語五湖曰小時不知事嘗買古玉盃數件後遊南都客囊漸磬盡賣與朱文

石家夫老年飲酒必須暢適若留心照管酒杯是增一大不樂也柰何欲快人之目而自取不樂哉

五湖聞之撫掌稱快

嘗訪嘉興一灰人見其家設客用銀水火爐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餘人每客皆金臺盤一副是雙螭虎大金杯每副約有十五六兩留宿齋中次早用梅花銀沙鑼洗面其帷帳衾褥皆用錦綺余終夕不能交睫此是所目擊者聞其家亦有金香爐此其富可甲於江南而僭侈之極幾於不遜矣

松江是天下大府華亭亦是劇縣其訟獄之繁旁錢

糧之浩大上司文移之龐雜山積波委日勤職業猶惧不逮士大夫正當相體以時進見使郡縣先生得盡心民事庶可以仰承　朝廷委任之重況華亭鄉官今已十倍於前美使府縣諸公日有送迎之勞則於公事不無少妨耶　古稱觀民風俗之厚其詩曰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蓋古人一受長養之恩則於歲終必欲少伸其圖報之私而君臣如父子曉然相親於一堂之中其厚也何如今鄉士夫皆郡縣邑子也既受其覆庇含育之恩而一無所報於心安乎亦當於歲終刲羊持

酒拜獻于公堂以伸一念之慶敬而郡縣先生亦必受之蓋所以通上下之情也今郡縣先生既一切不受而士大夫亦耶以應一時之故事皆非實情相與徒費一番擾攘上下俱失矣

近來上司出巡其起身後鄉官俱進府縣謝勞余見前輩未嘗有此不知起於何時或倭寇犯境上司爲地方而來郡縣先生亦於上司區畫地方之事故去後禮當謝勞若地方無警而撫按出巡但糾察百司查處錢粮乃舉　朝廷章程也與鄉士夫有何干涉又進府縣擾擾一番無乃太煩瀆耶

余辛酉自南都歸壬戌年寓居蘇州袁太冲過蘇未見訪語余曰近縣公新生一子方在孩抱偶出痘疹吾起身時在縣前經過見鄉官進縣問安黃傘亦有六七頂此亦近來事也

第一郡縣大夫要正士風激厲志節昔子游爲武城宰夫子問曰汝得人焉爾乎子游對曰有澹臺滅明者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蓋凡士君子養得自重一出去便能與　朝廷幹事此在郡縣先生少加之意耳若以不見者爲高無故而數至公庭之人稍加厭薄則士風可立振矣

近日士大夫家居皆與府縣討夫皁雖屢經禁革終不能止或府縣不與則謗議紛然此是莫棄　朝廷紀綱也嘗見各衙門見任官其所謂直廳者乃看守衙門之人而柴薪銀則給與各官募倩夫皁以備用者也雖臺省大臣亦不過十人見任且然而況家居者耶故雖元老致仕　朝廷優賢始有歲撥人夫之命然止是二人必有旨然後許撥其餘則安得濫用今每人要皁隸二名轎夫四名直傘一名每人總七名若有五十鄉官則是又添一處兵衛矣夫同是　朝廷百姓誰敢擅役一人故

府縣不得輒與鄉官亦不得輒受

雙槐歲抄云韓襄毅雍既平大藤峽其威甚張時廣州太守吳中聘教授王文鳳脩郡志襄毅聞之奇以所得諸公書簡附入然志中但題爲賀都御史韓雍平兩廣書其中大司馬王公稱竝拜書復都憲未熙知已閣下大宗伯姚公稱樊頊首都堂未熙年兄閣下少司徒薛公稱遠百拜奉書未熙都憲年兄行臺邢太守稱侍生宥百拜奉書都堂先生執事順德錢太尹稱鄉生浦端肅奉復總督巡撫都堂閣下按薛邢皆瓊州人錢又屬吏未嘗有

所謂也相去未久乃有治生晚生與門下臺下諸稱平交或號而不字官尊齒卻則繫以翁或稱老先生不一而足豈亦文盛之會哉

雙槐歲抄云中元西北士大夫長幼之禮甚嚴長者每呼姓名飲酒獻酬幼者必跪初不計貴賤也山西雁寃副世隆泰性氣豪厲凜不可犯既貴便道過家往訪同窓舊友王生時生已棄士業農矣遇諸途謂曰雁泰乃念貧賤之交乎倘不棄予約期訪汝韋曲泰敬諾而歸至期冠帶以俟生布衣氊毯背隻鷄持瓢酒至檐正席而坐泰以兄事之與

飲必跪生亦直受之不辭泰後爲都憲巡撫宣府風度稜峻衆將李傑素見不與爲禮傑頗不法郎數其罪呼左右縛傑使跪庭下大棍撻之三十坐是罷官其宦轍所至輒有遺愛人謂與華岳爭高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足以當之矣泰陝西咸寧人

嘗聞長老言　祖宗朝鄉官雖見任回家只是步行憲廟時士夫始騎馬至弘治正德間皆乘轎夫昔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夫士君子既在仕途已有命服向與商賈之徒挾雜於市

中似爲不雅則乘轎猶爲可通今舉人無不乘轎者矣董子元云舉人乘轎蓋自張德瑜始也方其初中回因病不能看人遂乘轎以行衆人因之盡乘轎矣然蘇州袁吳門尊尼與余交其未中進士時數來下顧見其只是帶羅帽二童子跟隨徒步而來其以壬辰年應歲貢出學至壬子年謁選到京中間歷二十年未嘗一日乘轎今監生無不乘轎矣大率秀才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轎者矣其新進學秀才乘轎則自隆慶四年始也蓋因諸人皆士夫子弟或有力之家故也昔范正平乃忠宣

公之次子文正公之孫也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貳拾里忠宣當國日正平徒步往来人不知爲范丞相子今雖時世不同然亦恐非所以教子弟也

徐養齋居鄉每過往還之家見陳設過盛則愀然不樂遂不舉箸或勸之則托辭曰吾今日心齋當茹素也里中從公之化亦稍稍崇儉矣

今世衣冠中人喜多帶僕從沈小可曾言我一日請四個朋友吃晚飯總帶家童二十人坐至夜深不得不與此三酒飯其費多在請主人

一日偶出去見一舉人轎邊隨從約有二十餘人皆穿新青布衣甚是赫奕余惟帶村僕三四人豈敢與之爭道只得避在路傍以俟其過徐老先生轎邊未不過十人

儀真一友人朱荊溪名未年以歲貢官至知縣有文亦能詩聞儀真讀書後輩皆從之講藝有遊覽必相隨以行故近來真揚之間人材亦彬彬可稱吾松絕無此風故雖科第輩出然恐盡今之世欲成就一箇名人終不可得也

方雙江巡撫時余尚在南京聞其出巡至柘林家兄

與舍弟同往相見門上人逕請了舍弟進去將家兄轎子一把扯出蓋方雙江在任凡鄉官進見皆要分別出身脚色故也夫未受　朝命之前可論脚色既受命爲京朝之官則同是朝廷供奉之臣矣古稱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故重　王臣乃所以尊　天子也安得更論脚色耶雙江可謂不知體家兄豈不知撫臺有此條教則當自量深藏遠避夫見一迎撫不加益不見不加損何栖栖如此以自取辱耶家兄可謂不知分舍弟與雙江同年也若迎撫是別人鄉官固不敢與抗既是同年

則有兄弟之義矣豈不知同年何其有一親兄獨不假借分毫而乃辱之至是古稱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同國辱及其兄則已之深讐也即當毅然不入而與之遂絕矣方忿氣填膺何緣復與之坐而笑談耶雖謂之無人道可也舍弟可謂不知禮蓋一事而三人俱失也

孫文簡以禮部尚書還家時方雙江爲大宗文簡設席待之早起身自供張畢直待至日夕點燈時雙江始至文簡殊厭倦既上坐酒三行後即稱疾臥而起雙江大怒逮其家人以事羅織問成充軍後

合郡士夫整酒於馬南江家再三講解事始得釋李希顏方伯素剛正顧文僖甚重之本木華黎子孫既入中國曰我木下子也遂姓李氏今子姓甚繁有一孫爲道長近有一士夫之子亦李姓其父官至憲副家產甚厚資財鉅萬父死失勢曲意貪緣認爲一族稱爲東門老爹亦大有所費若別姓猶可含糊冒認色目人其可冒認耶近日其子謀入學令人代考事露下獄百計彌縫幸而得釋乃知人之行險僥倖蓋亦出自天性也

松江近日有一諺語蓋指年來風俗之薄大率起於

蘇州波及松江二郡棱壞習氣近也諺曰一清誑圓頭扇骨楷得光浪盪二清誑蕩口汗巾摺子擋三清誑回青碟子無肉放四清誑宜興茶壺藤紮當五清誑不出在錢沿門跪六清誑見了小官遞帖望七清誑剔鷄骨董會攤浪八清誑綿紬直裰蓋在脚面上九清誑不知腔板耳學魏良輔唱十清誑老兄小弟亂口降音扛此所謂遊手好閑之人百姓之大蠹也官府如遇此等即當枷號示衆盡驅之農不然賈誼首爲之痛哭矣

松江十来年間凡士夫年未四十即稱老翁奶奶年

未三十即呼太太前輩未有此則大爲可笑者也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九

四友齋叢說摘抄七

何良俊

考文

祝支山野記以對　太祖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爲刑部郎袁凱語　太祖含怒口誦此語不止已而叱凱退凱知不免遂佯狂以脫死又云其御史松江人詐稱青宵其娼與同居校尉通尉入室履錯然有聲御史已了了僞問婦何聲婦曰猫兒跳下樓耳後居鄉目稍稍稱愈一日與婦競婦喧辨

御史曰記得猫兒跳下樓否娘悟遂自經蓋袁凱仕　太祖朝爲御史其對太祖法之正心之慈者正凱也松江不曾別有御史詐肓事亦不聞有妻自經者而野記誤以凱爲刑部郎不言其是松江人却以別處人事剿入松江某御史下蓋因袁凱事相類遂牽聯誤書耳松江去蘇不遠且郡志亦詳載支山何不攷索而訛舛至此乃知記載是一大難事一有差誤遂使人受千載不白之謗矣是豈可以易之哉且但云某御史則亦是傳聞疑似之言豈可遽以爲實而書之簡冊耶支山謬妄甚

矣

今言中載　列聖陵寢名號

太祖孝陵　太宗長陵　仁宗獻陵　宣宗景陵

英宗裕陵　憲宗茂陵　孝宗泰陵　武宗康陵

世宗永陵

今言中初載諸陵歷歷明白可考則是北狩者裕陵

也至後又云八月茂陵北狩又云成王即位遥尊

茂陵爲太上皇則以北狩者爲　憲宗耶不宜

乖舛如此

近日黃敎所希憲巡下江刻五經集註於蘇州府最

是盛事但不知委之何人將何處本作式寫完即刻全不校勘訛舛太甚甚至一板中有差六七字者此書初學習讀所関最重況他日轉相傳訛日甚一日則於經書亦大有害不似他書無大干係也不知何故鹵莽如此

詞曲

余家小鬟記五十餘曲而散套不過四五段其餘皆金元人雜劇詞也南京教坊人所不能知老頊言頊仁在正德爺爺時隨駕至北京在教坊學得懷之五十年供筵所唱皆是時曲此等辭並無人問

及不意垂死遇一知音是雖曲藝然可不謂之一遭遇哉

王渼陂欲填北詞求善歌者至家閉門學唱三年然後操筆余最愛其散套中鶯巢濕春隱花稍以爲金元人無此一句

康對山詞迭宕然不及王蘧藉如渼陂杜甫遊春雜劇雖金元人猶當北面何況近代以王蘭卿傳枝之不逮遠矣

南都自徐髯仙後惟金在衡鸞最爲知音善填詞其嘲調小曲極妙每誦一篇令人絶倒亦謂散套中

無佳者惟萬種閑愁最好余細看之獨馬上抱鷄三市鬬袖中携劒五陵遊二句差勝乃用晛唐人羅隱詩也其餘蕪淺不足觀

清弾琵琶稱正陽鍾秀之徽州查八十有厚貲好琵琶縱浪江湖至正陽訪之持侍生剌投謁鍾令人語之曰使尋常人来見則宜稱侍生吾聞查八十以琵琶遊江湖今日来謁非執弟子禮我斷不出查言吾固聞秀之名然未見其技使果奇執弟子禮未晚鍾取琵琶於照壁後一曲查縢行而前稱弟子留處數月盡鍾之技而歸友人王亮卿徽州

人有俊才能詩嘗言昔年入試留都聞查八十在上河往訪之相期飲於伎館欲聽其琵琶查曰妓人琵琶吾一掃即四弦俱絶須携戒串用者以往亮卿設酒於舊院楊家楊亦世代以琵琶名酒半查取琵琶彈之有一妓女占板甫一二段其家有瞎媽媽最知音連使人来云此官人琵琶與尋常不同汝占板俱不是半曲後使女子扶愚而出問查来歷查云是鍾秀之徒弟此媽媽舊與秀之相處與查相持而泣留連不忍別

續史

我朝名臣郎言行錄所載諸公大率皆是矣但其所載皆用墓誌碑文以及餞贈序記之語編入此等皆粉飾虛美之詞且孝是套子說話以之入於史傳後人其肯信之乎如李文敎　英宗時爲國子祭酒以廂房前栢樹枝柯蔽覆妨士子肄業遂剪去數條王振素忌其剛直郎誣以擅伐孔廟古木之罪枷於監門石大用率監生數千人號救請代幸而獲免但當直書其事今但取古穰雜錄云王振怒其持儒禮構以罪又取羅倫跋帖語云文敎見辱石大用代死觀者終不得其始末豈得謂之

實錄耶若劉忠宣之所經度皆訐謨定命遠猷辰告深得雅人之致余謂雖房杜韓范猶當服膺蓋加於衆人一等矣是烏可以不載耶故檃其實而著之篇

太宗嘗與群臣論羣臣　御筆書褚遂良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爲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戎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洎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

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奇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黠儈之心既奏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念之

黃福在南京兵部參贊機務每旦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或以爲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落一事也

胡儼筮仕爲華亭縣學教諭年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寒甚暑不廢

午門外東直房大部都察院堂上候朝之所兩門入惟都察院正官獨處一小夾室近歲都御史顧公佐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羣坐

東陽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陽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陽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斷於東陽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勅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録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侯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庶纔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楊文定在獄中餘十

年家人供食數絕糧又　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閣老大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蓋天玉成之如此

山雲出鎮廣西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性戇直敢言公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計貪矧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縗白袍有一沾汗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滌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忿柰何牢言居官

黷貨則　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邪

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踰

王抑菴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

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

題作木君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

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即當舞袖

長要歹切中云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不

爲作詩所介者寔公之故人言公于他人豈有所

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

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俊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友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內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爲史官困於說詖卧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校詩于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索少百年公論蓋棺逢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爲墓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

擬薦而乃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爲正論使監者聞之必將以爲議已其孰不加褫也而公不以爲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軒輊天性廉介初爲進士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落水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爲浙江按察司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鷄僚屬見之驚異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

總理南京糧儲清楝愈堅張都憲素侯綏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既而以

魏文靖公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愚逆訴冤或以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娠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謂也獄遂決翌日而雨

魏文靖景泰改元至京閣老陳公是其考試時所取士也来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碩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曰渠將　朝廷事爲一已事安得善終

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邀薛文清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而謝恩私室李文達亦勸公少貶公曰原德亦爲是言耶竟不往已而遇諸途衆

行跪禮公獨不屈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三年其妾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誣妻魘魅夫死公辯其冤都御史王文韶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公恬然曰辯冤獲咎死何悔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

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獨公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薛文清公敬志道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尹名言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

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
王忠肅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以失
机之由俞左右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于是三
軍股慄莫敢不用俞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
関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
烽燧斤堠珠連璧貫千里相望簡閱行伍老弱者
更改之貧窮者賑給之鰥寡者婚配之謂邊境不
可以法律治詞訟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穀粟贖罪
雖人俞亦以物抵償公在邊十數年間措置積銀
萬餘兩粮數萬石馬千餘疋邊用充足器械鮮利

軍士飽煖人樂於戰所舉總兵衆將如施聚焦禮輩皆自衆中拔起爲夷狄所憚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建昌府督刊知事毛　禎
督寫檢校季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宗

列朝盛事

王世貞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重
鈔及指海皆收有此書版
本相同借月在先故據以
排印

列朝盛事

明　王世貞　鳳洲

慶成王百子

慶成王生一百子。俱長成。自長子襲封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座。至不能相識。而人皆隆準。極異事也。

一門高第

謝文正遷以解元會魁中狀元。而子丕復以解元會魁及第。倫諭德文敍以會元中狀元。而長子通參以諒復領省解。次子祭酒以訓會元及第。此其最盛者也。黃行人乾亨子御史如金。史僉事儉子尚書道。毛文簡紀子太僕渠。張侍郎志淳子副使合。俱父子解元。曾狀元鶴齡孫追。費狀元宏從子懋中。羅文莊欽順從子理。俱進士及第。孫文恪陞及第。而子鋌鄉薦第一。鐵會試第一。兄堪武會舉第一。至都督劉尚書龍。祖副使潔。父刑部鳳儀。俱鄉試第四人。龍及子郎中承恩俱第二人。葛少保守禮與其孫曦。俱山東解元。若兄弟高科如永樂甲申周旅子述長史孟簡同科及第。正統景泰中彭文憲時中狀元。文思華中會元。然是從兄弟耳。楊文懿守陳。尚書守阯。劉文簡春。參政台。王文莊鴻儒。布政鴻漸。俱解元。而守阯春復及第。其三兄俱諡文。楊光祿惟聰。己卯解元。辛卯狀元。而兄旅子惟傑丙戌及第。尤爲盛事。吾州王太史

錫爵會元及第。而弟鼎爵復會試第五人。

公侯父在受封

洪武中李文忠以浙江行省平章。封曹國公。而父貞、以恩親。封侯如子。胡顯以都督僉事。封梁國公。而父泉以致仕都督。封亦如子。永樂初鄺亨以都督僉事封武安侯。父用、以致仕千戶封亦如子。

嘉靖初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封新建伯。其父南京吏部尚書華尚在。亦封如子。

孤卿封父

內閣則黃公淮、李公賢、楊公廷和、父封少保。劉公翊、嚴公訥、父封太子太保。李公春芳、父封少傅進少師。張公居正、父自少保少師以至加特進左柱國。封尚書則彭公時、劉公吉。內淮、翊及嚴公、李公皆得歸養。彭公父毓義後公七年始卒。

出將入相

國初徐太傅達、出爲征虜大將軍。入爲中書右丞相。正德中楊文襄一清、以三邊總督。入爲吏部尚書、內閣大學士。致仕後落致仕。復爲三邊總督。入爲內閣大學士。

歷任三公

太師太傅有超授者惟郭翊公勛、朱成公希忠。自太保太傅以至太師。敍遷爲盛。

父子封王

隴西恭獻王李貞。子岐陽武靖王文忠黔甯昭靖王沐英。子定遠忠敬王晟。東平武烈王朱能。子平陰武愍王勇。凡三家。

三代封王

河間忠武王張玉。子定興忠烈王輔。孫寧陽恭靖王懋。凡三代王。東平朱武烈王能。子平陰武愍王勇。又再世而定襄恭靖王希忠繼之。亦可稱三代也。

一門兩公

中山王首佐太祖定天下。功業爵位朝班廟享。皆第一。封魏國公。世世承襲。嗣公輝祖、既殉節以終。次子增壽、復以龍潛翊戴。贈爵上公。封國於定一門兩公。往往對握二都兵政。諸勳貴無敢埒者。又三女。一爲文皇后。一爲代簡王妃。一爲安惠王妃。

父子三公

太師英公張輔。子懋復爲太師。俱加階特進。俱勳左柱國。俱再知經筵事。俱再監修國史。足稱東第之冠。其次則朱保公永爲太師。子暉爲太保。孫會昌侯繼宗爲太傅。子銘爲太保。

三代尚書

尚書宰執大臣。漢則楊震四公。唐則張嘉貞三相耳。國朝尤不易得。唯南京兵部尚書林公瀚。瀚子南京禮部尚書庭機。庭機子南京禮部尚書燫。

三代進士相見

國朝以進士爲榮。海內世家三代中進士者固多。只祖孫父子相見者絕少。惟福建侯官縣林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爲建昌太守。子應亮。嘉靖壬辰進士。爲戶部侍郎。孫如楚。嘉靖乙丑進士。爲廣東提學副使。浙江烏程縣董份。嘉靖辛丑進士。爲禮部尚書。子道醇。萬歷癸未進士。爲給事中。孫嗣成。萬歷庚辰進士。爲禮部郎中。祖孫父子俱在一堂。乃稀有之事。而林氏尤享上壽。建昌一百四歲。侍郎八十歲。學憲自廣東告歸侍養。尤難得。

兄弟尚主

永樂中。西寧侯宋晟子琥、瑛。一時尚公主。拜駙馬都尉。相繼嗣父爵。鎮守甘肅。

婦翁與壻同時大位

國朝婦翁與壻同時大位者。洪武初。宋國公馮勝、以大將軍北討。壻鄭國公常茂、參其軍事。學士劉三吾、預機密。壻趙勉爲戶部尚書。正德中。周文端經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壻曹元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入閣。孫需爲南京吏部尚書。壻費宏爲大學士。陳金爲少保左都御史。壻蔣冕爲大學士。嘉靖中吳太保鵬爲吏部尚書。壻董份爲學士。亦遷禮部尚書。

師弟同居內閣

正德中。楊少師廷和爲宮保靳貴座主。靳公又嘗受業楊少師一清。先後同居內閣。袁少傅煒爲少師徐

階督學所取士。少保張居正爲徐階教習庶吉士。俱同居內閣。又弘治乙丑。少傅謝遷廷試讀卷。己丑。與門生翟鑾同居內閣。正德庚辰。少保石珗以禮侍主考。及丁亥罷相。門生張孚敬實代之。嘉靖戊戌。分宜以禮書知貢舉。辛酉。與門生袁煒同居內閣。

林下九相

萬歷元年。少傅李本復姓呂。太子太保嚴訥、少師徐階、李春芳、前少師高拱、少傅郭朴、陳以勤、少保殷士儋、太子太保趙貞吉。凡九人。皆一品腰玉。逍遙林下。不惟我朝所無。而亦前代所未見者。

浙江三大功臣

洪武三年庚戌。御史中丞劉基以謀策功。封誠意伯。天順十四年己巳。兵部尚書于謙以靖亂功。加少保。正德十六年辛巳。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以擒叛功。封新建伯。文臣中最爲灼然者。皆浙產也。劉贈太師。于贈太傅。王贈侯。皆在易世論定之後。

內閣江西

永樂初元。選翰林臣入內閣。而江西居其五。曰吉水解縉、胡文穆廣、廬陵楊文貞士奇、南昌胡儼、新淦金文靖幼孜、縉、廣、士奇又皆吉安府人。正統末。文貞以少師首揆。而泰和王文端直長吏部。景泰中。文端以少傅長吏部。而廬陵陳公循以少保首揆。亦皆吉安人也。

一郡文武之盛

國初浦江宋承旨濂義烏王侍制禕胡教授翰蘇編修衡以文章名天下而皆爲金華人青田劉中丞基龍泉章中丞溢胡郡伯深麗水葉郡侯琛亦文章士而劉以武功顯皆爲處州人既盛且奇

蘇州盛事

會元七人常熟施顯太倉吳鈇（即陸鈇也）長洲吳寬吳縣王鏊吳江趙寬常熟瞿景淳太倉王錫爵

狀元六人吳縣施槃長洲吳寬崑山毛澄朱希周顧鼎臣吳縣申時行又崑山沈祭酒坤係原籍亦當爲七人（壬戌壬申二元尤爲奇絕）

內閣七人吳縣張學士益徐華蓋有貞王武英鏊崑山顧武英鼎臣常熟嚴武英訥吳縣申中極時行太倉王武英錫爵

伯爵一人徐有貞

嚴州盛事

嚴州小郡也成化初商文毅輅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居內閣姚莊敏公夔以太子少保爲吏部□□□商公以乙卯解元爲乙丑省殿元姚公以辛酉解元爲□□省元二甲傳臚商公自修撰超入內閣姚自給事中超拜侍郎可謂一時之盛矣

一郡兩元

永樂甲申狀元曾棨永豐人會元楊相泰和人俱吉安府嘉靖壬戌狀元申時行吳縣人會元王錫爵太

倉人。俱蘇州府。

一郡三及第

建文庚辰。狀元胡靖。第二名王艮。吉水人。第三名李貫。廬陵人。俱吉安府。而二甲第一名吳溥。第三名朱塔。皆江西溥又會元也。永樂甲申。狀元曾棨。永豐人。第二名周述。第三名周孟簡。俱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楊相。第四名王直。俱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環。吉水人。第三名王訓。廬陵人。相又會元也。七人皆吉安府。而內閣學士讀卷七人。而五人者解縉、胡廣、楊士奇、胡儼、金幼孜皆江西。其三人皆吉安府。

一郡三傳臚

正統丙辰。第一甲第一名施槃。吳縣人。第二甲第一名張和。崑山人。第三甲第一名。莫震。吳江人。皆蘇州府。

國初三遺老

元楊維禎爲浙江儒學提舉。國初召修史。年七十六而卒。沈夢麟爲武康尹。入國朝。五司閩浙文衡。一考會試。九十三而卒。滕克恭爲翰林學士。入國朝。一主河南鄉試。至一百餘年而卒。皆不肯屈節以仕。其耆德爲昭代之盛。

十知貢舉

胡忠安公濙爲禮部尚書。自宣德丁未至景泰甲戌。凡十爲會試知貢舉官。古今罕有。

享國長久

親王享國長久者。代簡王桂。六十九年。慶靖王樞、寧獻王權。俱六十八年。德莊王見濡。六十二年。瀋莊王幼學。五十九年。周定王橚。五十七年。襄憲王瞻墡。五十五年。衡恭王祐㮮。五十一年。

大臣眉壽

大臣眉壽至九十者。魏文靖驥。九十八。劉文靖健。九十四。王端毅恕。九十三。尚書胡公拱辰、陳公雍。俱九十二。嘉靖中。廣東按臣言。致仕尚書湛若水年九十。請賜存問。已之。又五年而卒。嘉靖末。喻尚書茂堅。萬歷初。王尚書學夔。俱九十餘。王以九十四卒。方尚書鈍以九十卒。應尚書大猷今九十四。尚無恙。諸子俱貴顯。其尚書以上至八十餘者。胡忠安瀅、韓司寇邦問、蔣恭靖瑤。俱八十九。鄒宗伯幹、殷司徒從儉、李太宰裕、張太保子麟。俱八十八。馬端肅文升、林司徒瀚、韓忠定文、章文懿懋、高襄簡友璣、劉清惠麟、嚴分宜嵩。俱八十六。單司馬安仁、楊宗伯翥、王靖遠驥、孫司馬原貞、王安簡宗彝、陶恭介琰、趙康敏鑑、朱宗伯恩。俱八十五。王文端直、王忠肅翺、崔司空文奎、賈文靖詠、朱恭襄希周、孫司徒應奎。俱八十四。黃文簡淮、胡賓客儼、劉宮保璋、薛司馬遠、尹文和直、毛文簡紀、羅文莊欽順、顧宮保應祥、張恭肅潤。俱八十三。陸康僖瑜、尹恭簡旻、李襄敏秉、閔莊靖珪、焦泌陽芳、李恭襄鐩、劉司寇纓、聞莊靖淵。俱八十二。徐宗伯瓊、侯司空瓚、洪太保鍾、林司寇沜、周司寇倫。俱八十一。俞司寇士悅、苗文康夷、何司馬鑑、雍司徒泰、王司寇鑑之、孫司徒交、楊司徒潭。俱八十。

高年人瑞

高皇帝召耆老謁見而崑山周壽誼居首。年一百十六歲。賜宴及鈔幣。天順中。召京師人百四歲茹大中入見便殿。錫宴順天府。賜冠帶襲衣。命禮部尚書姚夔造其第賀之。成化中。韓王奏羣牧所千戶朱政曾祖年一百六歲而終。祖全一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見存。三代皆以千戶致仕。詔全、鏞俱進階宣武將軍。各賜羊酒白米二石。宏治中。吾州毛弼年百歲。而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爲蓋人瑞狀元坊。眞盛事也。

異朝舊德

黃文簡以永樂甲申主會試。以宣德癸丑少保致仕。相去三十年。謝文正以宏治乙卯入相。至嘉靖戊子復召。相去亦三十年。可謂舊德。

兩丙辰狀元

吾吳朱恭靖希周。宏治丙辰狀元。盛德爲天下師表。雖壽止八十四。然及見嘉靖丙辰狀元諸大綬而沒。亦吾吳盛事也。

三戊狀元名姓

無錫孫狀元繼皐。以萬歷甲戌及第。而景泰正德兩甲戌狀元。乃孫賢、唐皐也。以孫而繼皐。若兼兩甲戌狀元而興者。豈命名之始。卽有數耶。亦稱奇。

早達

十二歲。楊文忠廷和舉鄉試。大理卿朱奎、太常卿任道遜、舉奇童。侍東宮書。

十四歲。趙中丞時春中經魁。楊文襄一清中鄉試。

十五歲。蔣文定冕中解元。

十六歲。王庶子臣登進士。何提學景明、張少師居正中鄉魁。

十七歲。李少師東陽舉會試。太常王學士獻、張宮傅燦、王守郡廷幹。舉進士。馬工部拯、佘太僕毅中。俱舉解元。沐都督昂、以戰功僉都督。

十八歲。趙中丞時春中會元。陳修撰景著中探花。王兵侍偉、楊文襄一清、王侍講洪、王參政愼中、汝楠。俱第進士。奇童洪鍾舉進士。是年卒。解學士縉中解元。殷少保士儁中鄉魁。

十九歲。李詹事泰、白中丞圻、楊文忠廷和、何少宰孟春、陳中丞燿、蔡尚書克廉。俱進士。

二十歲。費少師宏舉狀元。鄒司成守益、倫司成以訓。俱中會元。與戴編修大賓俱及第。解學士縉、向右都寶、張學士益、王中丞雲鳳、胡司馬汝礪、李司馬昆、盛右都應期、李司徒如圭、何提學景明、王太宰用賓、方少保逢時。俱登第。

二十八歲沐定遠晟封黔國公。

晚達

劉文介儼以四十九。曾學士棨以五十四。唐修撰皐以五十八。俱登狀元。金編修達以五十八會元及第。

惟張文忠四十七舉進士。六年大拜。任師臣者十二年。亦奇遇也。

少年狀元

費宏二十。林大欽二十二。施槃二十三。朱希周、楊愼。俱二十四。孫繼皐二十五。胡廣、彭教、張昇、龔用卿、羅洪先俱二十六。謝遷、秦鳴雷俱二十七。于顯、康海、申時行俱二十八。蕭時中、陳循、柯潛、陳謹俱二十九。

少年會元

趙時春十八。倫以訓二十。鄒守益二十一。彭華、董玘、唐順之俱二十三。陳瀾二十四。陸鉞、趙寬、李舜臣俱二十五。洪英、王鏊、汪俊俱二十六。陳璲、劉定之、梁儲、儲巏、邵銳、霍韜俱二十八。姚夔、王錫爵、陳棟、田一儁俱二十九。

少年解元二十歲以下

廣西蔣冕十五歲。南直隸佘毅中、廣東馬拯、俱十七歲。

文貞奇遇

楊文貞公士奇。不由科目。以布衣薦。輔導東宮。居內閣首揆。典制草詔。定大禮授册。三總裁國史。主會試及京試各再。可謂備極儒林之榮遇矣。

三元

國朝商少保輅。正統乙卯領解浙江。乙丑爲會試廷試第一人。士林豔羨。商公年二十二發解。十年而成

進士。四年而以修撰入閣。七年而以兵侍歸。歸十年而復入。入十年而以少保歸。又十年乃卒。尤爲奇也。

列朝盛事引

不佞少登朝列好聞公卿將相之業而會我國家累代承平文武隔判若涇渭又士非明經進士不得都高位乃至薦紳恔三公止伯爵郊廟不推恩蔭敍不庸顯而戚貴世臣名爲三公而實不與以故視前代少遜焉卽宰相世系不能表矣余故竊記其一二盛者書之以附於唐卓異記之末云王世貞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四友齋叢說摘抄及其他一種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章德宣）

E六五八五上